



微光常在

6C 盧錦軒

華燈初上，維港的寒風瑟瑟地吹著，映著這座金粉逐夢的都市。這裡人人衣著鮮亮，疾步快走，是效率至上的忠實信徒。曾幾何時我亦是他們中的一員，沉浸在霓虹燈的虛幻之中，如同一個精緻的發光體，高掛在名利場之上，雖耀眼，卻無法熨貼任何一個靈魂。直至那晚遇上他，我才知世間真正支撐人走過黑夜的，從來不是奪目的繁華，而是那份常在的微光。

那是一個凜冽的冬夜，我被那燈火通明的摩天大樓吐了出來，彷彿一個敗軍之將。合夥人冷淡地宣佈拆夥、債務平分，辦公室的管燈在那一刻竟顯得如此慘白，不近人情。我抱著紙箱於長街踽踽獨行，箱子裡裝著幾本未讀完的書，還有我那支離破碎的夢想。透亮的玻璃幕牆將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映得顯赫至極，但我卻感受不到一絲溫度。原來城市的繁華與光鮮是屬於霓虹燈的，失敗者的落寞是屬於塵埃的。這個紙箱裝不下我宏大的鴻鵠夢，更裝不了我那破碎一地的自尊心。風吹得更緊了，無情地抽打在我單薄的西服上，也吹滅了我心中最後的一抹炭火。

我顧自低頭走著，路過了平日早已走過無數次的小巷，升騰的煙霧夾雜著炭火噼啪聲的聲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抬頭望去，是賣糖炒栗子的，圓皮鐵爐架在一輛推車之上，柴火在爐中作響，攤主是位年近六旬的中年人，黧黑的臉龐上溝壑縱橫，兩鬢也染了霜，戴著頂雷鋒帽，身穿軍綠色舊棉袍。我正欲轉頭快步離去，他忽然叫住了我：「年輕人，想必是遇到困難了吧，來，吃點栗子暖暖身子！」，還沒待我回絕，他便拿起鐵鏟，鏟起一勺熱騰騰的栗子放進牛皮紙袋中，遞到了我手上。那一刻，我不由自主地接過。那袋糖炒栗子粒粒飽滿，是焦糖褐色的，輕輕剝開，放入嘴中，甜絲絲、軟糯糯的。這袋栗子，價值甚至不及我平日裡中式簡餐售價的三分之一，但在此刻卻有穿透一切防備的力量，如同一縷光芒照進我萬丈黑暗的內心。



我不再是那個西裝革履的都市精英，我只是一個受了傷要人安撫的孩子。不出片刻，便剩一堆的栗殼，但溫暖卻在我的心中生了根，不僅填飽了空蕩蕩的胃，更修補了我受傷的心靈。我順勢坐在馬路邊，與眼前這名男人聊了起來。閒聊中知悉，他是從北方一個窮鄉僻壤來到香港尋求生活，打雜、洗碗、司機、木工全都幹過，談起這一切時，他平靜得彷彿在說著別人的故事一樣。偶有抬起頭，望望天，又往爐膛中添了幾塊柴木，火光交映間，我看出了他的堅毅。「人嘛，磕磕碰碰，也就那樣，只要人還在，一切終會迎刃而解的。」，他平靜地吐出這句話，竟比書上的所有哲理都要深刻。有的人在苦難中鑄成了鋼，有的人則在磨難中成了灰。他的一番話令我多年後不論遇到職場上的傾軋，抑或是不如意之中，皆能微笑以對，從容地走下去。

微光的意義，往往不在於耀眼奪目，而是在為每一個瑟縮發抖的靈魂消融周遭的黑暗，證明光明的存在。

我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，他笑了笑擺了擺手，又將手揣進棉袍裡。回望起來，那一夜是我人生的轉折點，那袋隨意贈予我的栗子，那幾句深刻卻又樸素的言語竟也成了支撐我渡過困境的最大動力，令我堅信，光一直都在，在你迷茫、低落時為你指明方向，引導每個失去航向的人走出迷霧。

微光常在，它或是低谷期的一句慰言，或是一碗暖氣騰騰的熱湯；或是陌生人的一份饋贈。它不引人注目，卻能在人心中種下一個火種，在需要時照亮另一個靈魂，成為光明的延展。人情往來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像，而是凡夫俗子間人在剎那的惺惺相惜，是以自己的力所能及，成就別人活下去的理由。或許我們都能成為微光，照亮自己的同時亦照亮他人，堅信光的存在，黑暗便沒法將人吞噬。

<完>